

# 中央周刊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第五十四期 第五卷

陶百川主編

三民主義的緩急性

談文化饑饉

宋明儒家哲學述評

國父與保皇黨戰鬥的一頁

論美國的總動員

贈吳開先先生

讀報雜記(七期)

「中國之命運」徵文結果揭曉

吳曼君

王世穎

馮友蘭

王興瑞

李利登金

徐蔚南

伊人

## 本刊「五四」徵文

### 錄取名單揭曉

本刊本年「五四」徵文，應徵我對「中國之命運」的認識，各方應徵踴躍，至六月底止，共收到二百七十八篇。區域遍及川黔廣浙浙粵粵陝甘豫諸省，茲經郵重評閱結果，照原定名額多取三名。台銜及獎金列下：

- 第一名 施德瀾 (五百元)
- 第二名 楊應乾 (三百元)
- 第三名 駱文榮 (二百元)
- 第四名 趙洛濱 (一百五十元)
- 第五名 蔡明 (一百元)
- 李奕水 (同上)
- 趙宗光 (同上)
- 王繼先 (五十元)

「中國之命運」讀後感念

的徵文，共收到二百七十八篇。以本刊讀者之多，這個數目實嫌太少。原因之一，是好多地方還沒有該書出售，因而好多人沒有機會看到那本巨著。應徵各文評閱結果，已在本期封面上揭曉。應得獎金，一俟收據寄到即當分別匯出。暑期寫作獎金辦法，下期可發表。讀者不以此學生爲限。

### 編者小言

某是否確有愛情？願否成爲鴛鴦？如彼此的確相愛，而×某又非故意殺人，則亦無解約必要。戚族的議論，大可不理。(但當盡力疏解)。第四點如係一種手段，不妨實行。第三點可由雙方協議辦理。之萍先生：往西北去的辦法，政府尚未有援助明文。已函詢有關機關。當在本刊公開答覆。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六月二十四日出版

重慶市陝西街安遠門外字號八〇

NATIONAL LIBRARY

# 三民主義的緩急性

吳曼君

三民主義是由民族、民權、民生三部分所合成。它的內涵雖然包括三部分，但是在關係上則非常密切。故國父會一再指明這三部分必須「同時並行」，「同時解決」，不能遺棄其一，亦不能偏舉其一。故說：「遺其一則俱廢，舉其偏則兩乖。」胡漢民先生曾據此闡明它的連環性，葉青先生曾據此闡明了它的一次革命論。可見三民主義之為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三者所合成之一整個而不可分的主義，實為精確不磨的真理。

三民主義雖然是一整個而不可分的主義，但是在其實行的過程中，却有先後緩急之分。這就是說，三民主義的實行，有時以民族主義為急務；有時以民權主義為急務；有時又以民生主義為急務。而此種先後緩急之分，是由客觀的時代環境來決定，並不是由我們的主觀可以隨便決定的。故國父說：「本會（指同盟會）——愛——主義，以民族之後，加以民權民生，三者之中，趨於時勢，差有緩急。」（同上）又說：「吾黨所標三大主義，由民族而民權民生者，進行之時有先後。」（同上）所以我們實行三民主義，應該分別緩急先後，認識時代的要求，把握三民主義的重心，急其所當急，緩其所當緩，然後才能適應客觀的時勢，求得三民主義之實施。否則，如果不分別先後緩急，甚至急其所當緩，緩其所當急，那就要弄得本末倒置。欲求得三民主義之實現，恐怕就很成問題了。

這樣說來，三民主義是不是有輕重大小之別呢？是不是以民族主義為急務時，就不以民權主義和

民生主義，或以民生主義和民權主義為急務時，就不要民族主義呢？都不是的。這裏我們必須明白，三民主義必須是三民主義，我們不能把它變為一民主義或二民主義，因此，我們這裏所說的緩急，換成別的話，就是主從的意思。譬如說在某個時代中，我們以民族主義為急務，就是要以民族主義為主，以民權主義與民生主義為從；以民族主義為目的，以民權主義與民生主義為達到此目的的手段。因此，在那樣的時代中，民族主義便有主導的作用，而民權主義與民生主義便要受民族主義的規定，變成民族主義的民權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民生主義了。同樣，如果那個時代是以民權主義為主，那末，民族主義與民生主義便要受民權主義的規定，變成民權主義的民族主義與民權主義的民生主義了。由此推論下去，在以民生主義為主的時代，那末民族主義與民權主義之要受民生主義的規定，變成民生主義的民族主義與民生主義的民權主義，也就是毫無疑義的了。所以由於時代的關係，三民主義中的某一個主義，可以規定其它兩個主義的性質；即在以實行的民族主義為當務之急的時代，三民主義便帶上一種民族主義的性質；在以實行民權主義為當務之急的時代，三民主義便帶上一種民權主義的性質；在以實行民生主義為當務之急的時代，三民主義便帶上一種民生主義的性質。而這三種性質，完全是由於三民主義在實行過程中有緩急性而表現出來的。

三民主義之有其緩急性，我們不僅可以根據國父遺教推論而得，而且可以檢閱奉行三民主義之

國民黨的革命史來加以證明。國民黨在民元以前之興中會、同盟會時期，它所揭櫫的政綱有四：一、驅逐虜，二、恢復中華；三、建立民國；四、平均地權。這四大綱，一二三四是民族主義；三四是民權主義；四是民生主義。然而實際上那時它所注重的是民族主義與民權主義，故它的革命口號是「排滿」與「共和」。那時它在其機關報「民報」發刊詞中大呼：「今者中國以千年專制之毒而不解，異種殘之呼，外邦瀆之，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均不可以須臾緩。」其於這個認識，故國民黨在興中會同盟會時期的革命，由乙未之役起，經過十次的失敗到辛亥革命的成功，都不外是以推翻滿清，建立民國為目的。由此可知，這個時期國民黨之實行三民主義，是以民族主義民權主義為急務。

在滿清推翻民國成立以後，當時國民黨認為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業已達到目的，今後應努力者即為民生主義。此點可用國父在民國初年的言行來加以證明。那時國父到處鼓吹民生主義，後來且辭去臨時大總統的職務，專任全國總督辦，欲從發展交通方面來求民生主義的實現。而且在民國初年國父會經明白的說過：「民族民權之二大綱已離目的，今後吾人所急宜進行者即民生主義。」又說：「吾國種族革命政治革命俱已成功，惟社會革命尚未着手。」由此可知，在民國初年，國民黨之實行三民主義，是以民生主義為急務。

從民國二年到民國二十六年這二十幾年中，可以說是一個民權主義的時代。其中所經過的討袁之役、護法之役、北伐之役、統一之役、無一不是為了民權主義。討袁之役，取消袁世凱的洪憲皇帝，這固然是為了民權；護法之役，維護民國之臨時

約法，這當然也是爲了民權；北伐之役，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的工具，這固然含有民族主義的意義，然從其消滅袁世凱所遺留下來之軍閥制度看來，則是實行民權主義。至於統一之役，消滅封建割據，那很顯然是民權主義的事業。所以我們可以說國民黨從民國二年到二十六年這個時期之實行三民主義，是以民權主義爲急務。

至於自民國二十六年「七七」以後由國民黨所領導的抗日戰爭，那不消說是民族主義的事業。在這個時期國民黨之實行三民主義，很明顯的是以民族主義爲急務。故在其「抗戰建國綱領」中，規定政治建設，應「適合戰時需要」；「經濟建設，應以軍需爲中心」，又在其「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談到民權主義時，則說「政治之統一較政治之自由爲急。……而當對外抗戰，則雖在憲政時代之國家亦必授權政府，俾得集中人民之力，統一人民之言論與行動，以同對於國家至上之目的。」這是戰時民權主義的運用。談到民生主義時，則說「抗戰期間，關於經濟之建設，政府必當根據民生主義之信條，施行計劃經濟。」而「舉國人民，皆當認定此時所急惟在抗戰，惟在求抗戰之勝利，一切產業復興之計劃，皆當集中於此。」這是戰時民生主義之運用。由此可知，戰時的民權主義是以民族主義爲重心，戰時的民生主義，也是以民族主義爲重心。可見在抗戰時期，「國家至上民族至上」，民族主義成爲了實現三民主義的急務。

根據此種歷史的與現實的事實，可知三民主義在其實踐的過程中，充分表現了它的緩急性：有時以民族主義爲急務，有時以民權主義爲急務，有時又以民生主義爲急務。不僅如此，而且每個主義之

表現其爲急務，並不限於一次。有在前一個時期已表現爲急務，而在後若干時期中又表現爲急務。此種先後緩急之不斷表現，非至整個三民主義之完全實現不止。

三民主義爲什麼具有此種緩急性呢？這完全是由於它有科學性、實踐性所使然。它不是空洞抽象的教條，而是「理想越是高遠，步驟越是切實」的（總裁）的革命理論，故它不能與實際生活相隔離而且必須適應客觀的環境。當在其種種環境之下，三民主義中的某一個主義的問題急待解決時，當然就以某一個主義的問題爲急，其它主義的問題爲緩，而且必須以某一步驟爲主，其它主義爲輔，如此交互爲用，才能求得三民主義之完全實現。譬如以民國十六年至二十六年抗戰時期來說，這個時候的客觀環境，就是要求消滅地方割據，剿清赤匪，以求國家之統一，這是實現民權主義爲急務。因此那時的民族主義是用來輔助民權主義（取國家統一之實現）。故對外除英法美等國幫助我國統一之外，對於日本「九一八」及「一二八」等軍事侵略，亦不能不暫時忍讓，不肯動用武力。同時，那時的民生主義也是用來輔助民權主義（取國家統一之實現）。故實行漲幣政策是爲了統一國家的財政金融，修築鐵路、公路，開闢航線，是爲了剿匪及打掃割據。所以那時是民權主義第一，民族主義，民生主義都是爲了民權主義。爲甚麼要如此呢？因爲國家不統一，則力量不集中，力量不集中，則不能對外抗戰，民族主義如何實行？同樣，如果國家不統一，則幣制紛亂，捐稅繁雜，交通阻塞，山林川澤之息，鱗產水力之利，以及一切工商事業，必被割據勢力所把持，國家經濟建設無法進行，民生主義當然不能實

現。故在行施民權主義爭取國家統一之實現時，對於民族主義、民生主義之實行亦是有好處的。又如以民國廿六年「七七」至今的抗戰來說，這個時期的客觀環境，是要求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以求得民族之獨立，這當然是以實現民族主義爲急務。因此這時的民權主義，是要求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爭取民族獨立之實現，故要使經濟建設以軍需爲中心。所以抗戰時期是民族主義第一，而民權主義、民生主義都是爲了輔助民族主義。爲甚麼要如此呢？總裁對此有很好的指示。他說：「三民主義有其整個一貫之方略，而在抗戰之現階段中，則民族主義之地位尤爲重要。如其民族不能獲得自由與生存，則民權無由實現，民生無所附麗。凡不能自由之民族，其所謂民權，將爲主人對於奴隸之一種恩惠與接濟；其所謂民生，亦無異於富人對貧人之一種慈善與接濟；決無自由幸福之可言。故吾人今日對於民權民生固不能不同時發展，而必以實現民族主義爲最大之急務。」所以先行施民族主義以爭取民族獨立之實現時，對於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之實行，亦是有好處的。總之，三民主義具有緩急性，我們必須根據時局情形，分別先後緩急，把握三民主義的重心，以適應客觀的特殊環境，然後才能求得三民主義的實現。而在現階段之抗戰時期中，則毫無疑義地應以實現民族主義爲最大的急務。因此，我們一切要以民族主義爲主，應把民族主義放在第一位，應以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及其侵略夥伴，爭取民族的獨立及世界的和平爲我們的中心任務。這樣才算是現階段中把握到了實行三民主義的重心。（完）

# 談文化饑饉

王世穎

一昨在報紙上看到一條小新聞，頗使我感動。

這新聞是說：渝市某書店有百柄本二十四史出售，索價四萬五千元。首先使我感動的，並不是因為此書價格之昂貴，相反的倒是因為此書價格之較諸其他物價為低。查該書計八百二十冊，原價六百元，以四萬五千元來計算，計漲七十五倍，較之現時一般物價之漲至百倍乃至二三百倍者，論理還算是相當的便宜的。同時，在我當時的心理上，當另有一種感觸，這感觸是：即使文化食糧在價格上較諸其他物質的食糧為低，可是依我們現時生活的情形來衡量，還是沒有此種購買力來滿足我們的需要。

最近，我在某種不公開的刊物上看到幾則美國的科學消息，也使我非常感動。這消息的內容大致如下：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我們已看到了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到來。第二次工業革命中最重要因素是技術方面的改革，其中尤以「原料的革命」為最大關鍵。所謂「原料的革命」，即「可範膠質」及其他人造物之發展。「可範膠質」是一種人造物質，經過八九十年來化學家的不斷試驗，已臻成功。可是在一九四一年以前大眾的心目中，雖以為有用，却認為無足輕重，祇是製造玩具盒子、賤價珠寶、膠質牙刷柄、香烟灰缸等小物件，至多也不過製造些活動電影等而已。可是時至今日，「可範膠質」的應用範圍日益擴大，它可以造成汽車的車身

，它可以製造進攻的船隻，它為滑雪部隊製造雪橇，它還可以建築房屋，製造飛機的翅翼，並且最近在北美非所用之美國坦克車，也是用「可範膠質」製造的，為此種新物質能耐得住自華氏四十度至一百六十度的溫度。我們可以意想得到總有一天「可範膠質」會成為主要的人造原料，正像在不遠的過去，鋼是主要的原料一樣。

除了「可範膠質」以外，尚有種種人造的原料，如人造橡皮與人造絲。據熱心推行人造橡皮的人的揣測，以後人造橡皮的耐久力至少要較天然橡皮大一半。人造絲也是如此。在美國，人造絲已霸佔絲的市場，而且人造絲有天然絲所沒有的功用，例如它可以代替鋸齒作齒輪，還可以代替豬鬃製成濼刷大砲的硬刷。

由於此種科學上的新發明，我們人類已能創造前人不能創造的原料。在過去，我們人類僅能接受自然所造好的物質的結構，我們只能設法去適應這為自然限制的物質。可是現在人們却可以在物質的內部用功夫，可以隨心所欲的轉變其結構，我們不再以目的適應方法，而要以方法來達到非常幻想的目的。我們發現天鰐產物所以具有固定的結構者，因其分子有一定的內部原子組織，這種組織不再是最後的組織了，人可以改變這種組織，以造成新的物質，這種物質所含的分子，並非由自然界天然形成，而是由人去排列成功的。換言之，以前人們為要適應某種目的，需要一種非常硬非常粗的物質時，他只好去找尋自然界中最硬最粗的物質以適應

其需要，可是現在他祇要說一聲他所需製的物質，是多麼硬，多麼粗，又怎樣能抵抗冷和熱，那麼化學家便可替他製造，製造以後，為它取一名字，這名字在自然界是陌生的，其分子結構也是自然界中從未有過的。

從上面兩則簡短的新聞中，我們便可以看出我國現時文化饑饉問題的嚴重。這個嚴重性可分幾方面來說。

第一、由於這六年多的抗戰，我們的文化食糧的供給，受到非常的打擊。戰時文化食糧的生產，也和我國的工業生產一樣，大都在江浙，在蘇魯，這些地區，現在都不幸一一淪陷。自香港失陷，漢緬國際路線被敵人封鎖以後，國外文化食糧也因而中絕，無法接濟。於是大後方的文化食糧的供應乃失其平衡。以新書出版而言，一則由於印刷工具之缺乏，再則由於成本之昂貴，三則由於運輸之困難，數量之少真可謂是鳳毛麟角。莘莘學子，沒有一個不感到智識上的饑饉與心靈上的荒蕪。而且即就僅有的少數新出版物言，其內容精潔者固存，而內容空虛如英國名醫羅新金說的「一小時的書」者亦復不少。新的文化食糧，既不足以醫學人之望，乃不得不轉向舊出版物方面以求滿足。於是後方新設的舊書舖乃應運而生。可是如果我們常到舊書舖中去巡禮，我們便會發見其內容之如何貧乏，而即是為此貧乏的內容，每天還是擠了滿坑滿谷的文化饑民。而這些舊書的價格，又非一般學人的購買力所能勝任。在這樣一個情形之下，怎樣能希望二級學子「溫故而知新」，更怎樣能希望他們的事

樂之「日新又新」。這種鄙塞的現象，無疑的會降低我們的文化水準。這是頗可憂慮的一點。

第二、別的國家的科學，天天在那裏進步向前，而我們的文化水準不特未能逐步提高，而且因為文化食糧的缺乏，而有倒退的可能，這樣，彼此間的距離將愈差愈遠，還有望塵莫及之嘆，這也是最可憂慮之點。

第三、由於物價之有漲無已，一般人日夜盤算的是油米柴鹽一類的日常瑣事，探討學術的興趣已大為降低，物質生活之壓迫已不容許學人多作寧靜的研討。現在我們天天嚷着要掃除文盲，可是文化饑饉的結果，文盲或許反會增加起來。

第四、在此文化饑饉問題發生之際，文化食糧還不至有浪費的現象。在後方每個大都會中，都有三五家報館，它們每天刊出的是同一來源的新聞，採訪的是同一來源的消息。祇是社論以及特寫稿，稍稍有些不同，這還算是一種浪費。如果當地的日報僅由一、二家出版，而將其餘各家報館的印刷工具，用作印刷書籍雜誌，對於文化食糧之增產工作，將表現如何偉大的成績！我們常聽到說，資本主義制度下之生產是如何浪費，一方面路有饑殍，一方面資本家爲了維持商品的價格計，不惜將好好的麵粉食糖乃至棉花，一船船運往大洋，投諸海底。這種不合理的現象，文化界不至如此。可是浪費之情形，也在所不免。

近來物價飛漲，這個物價問題不可謂不嚴重，可是我們對此嚴重問題，都並無任何悲觀的理由。以言糧食，叨天之福，除少數地區外，並沒有大荒

### 三

年。所以糧食問題不在有無而在貴賤。貴賤問題之解決比較容易，縮食是一端，購代用品又是一端，再不然政府因爲徵實關係有糧在手，可多少以糧控價。加以我國古稱地大物博，正唯其地大，乃可以盈虛互濟，也正唯其物博，代用品可以救濟。以言衣着，問題更不如食糧嚴重，因爲縫紉補補也還可應付一時。以言住與行，問題雖有，困難雖多，亦無不可克服之道。總之，物質方面的生活資料，問題誠然有，誠然多，但我們可以排萬難以赴，似乎不用悲觀。反觀文化饑饉的情形，則問題滋多，而且問題是不一樣的，影響所及，或將使下一代的子孫，不能躋足於列強之林。我國文化水準本待提高，文化饑饉的結果，即維持現時水準恐尙有問題，更何從提高？那時，我們縱然是個戰勝國家，也不免相形見絀，遭人白眼。這是最可慮的地方。

現時我同盟國家勝利之期已日益迫近，這個文化饑饉問題值得我們加以注意，我們莫不能諱疾忌醫，及時下藥，也還不遲。

爲今之計，文化饑饉的對策，我們以爲有下列幾項：

(一) 政府要積極的做大量的文化供應工作，不惜任何代價，不惜任何犧牲；不僅做一些消極的提倡工作而已。例如國家應立時設立一大規模的編譯館與印刷所，進行兩種工作，一爲翻印舊籍，如二十五史，十通，乃至叢書集成，古今圖書集成等；一爲編印各科新書。此項圖書，要以成本以下的價格供應學人，要無代價的供應全國各圖書館。

(二) 我國圖書館事業本不甚發達，抗戰以來，圖書館事業更受打擊。今後政府要盡量扶植後方現有的圖書館，助其發展最高的使用價值。政府印

行高價值的書籍，要無條件的送給它，圖書館的經常經費要充分予以支持。同時，國家要嚴格責成圖書館去推廣圖書館事業，導引學子爲最大的利用。

(三) 後方各印刷所，工具既缺乏，而往往又不肯承印書報，他們寧願印些傳單發票之類，這是嚴重就輕貪圖厚利的辦法。故政府對於印行書報之印刷所，應予以減免賦稅，用資鼓勵。

(四) 調整日報之出版，使能騰出一部分之印刷工具，爲印行書籍之用。

(五) 對於大學教授及中小學教師，政府應優予津貼，使其安心工作。大學以上之研究員生，亦應仿清代書院制度，發給膏火費。

(六) 外國之儀器書報以及試驗材料等，應與軍火運輸一樣，准其在相當限度內利用現時僅有的國際路線，即空中運輸線。

以上不過是隨便想到的幾點，這個文化饑饉問題太嚴重，文化救荒運動實已急不容緩，希望大家能够提供最有效的辦法。

(完)

#### 中周叢書第三種

### 「談修養」

朱光潛著

定價 正中紙本 廿四元  
土報紙本 十四元

在本書中，朱先生本其宏博之學識，用親切而簡潔的筆調，爲當代青年們剖析修養的方法。全書十餘萬言，內容之豐富，無待介紹，讀者自可領會。存書不多，欲購請速。



# 宋明儒家哲學述評

馮友蘭

後漢佛教流入中國，道教亦同時興起，佛道教都以其要得高明的境界必須出世出家，要離開家庭而無父，離開社會而無君。這種方法，自然也可以得高明的境界，不過就境界言，雖可以說是高明，就行為言，不能說是道中庸。因為他是要離開日常生活，有特別行為，只能算是極高明而不道中庸。於是高明與中庸的對立，至此乃十分顯著。本來儒家人原有統一高明與中庸的對立的意義，儒家人說：「扣水砍柴，無非妙道」，這是有道理的，前一語亦已說到。不過我們可以問：扣水砍柴，無非妙道，何事交事君不是妙道呢？儒家人對於這一點，還有一語未達。而宋明儒家，認為事君事君也是妙道。宋儒說：「掃洒應對，可以盡性至命。」盡性至命，可以得到最高境界。但其行為還是日常生活，這種生活，才是極高明而道中庸。

張其成曰西銘，一一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養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癯瘵，矜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子時保赤。子之愛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愛行而化，皆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願養，育英才，顯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

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顯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存無順事，履善敬也。一一為後世人所極推崇，認為孟子以後第一篇大文章。程明道謂西銘之意，我亦有之，但惟恐子厚能書之。朱子對此文，亦極極推崇。可是這篇文章好在什麼地方，未見有確切的說明。照我們的說法，他的好處，是在從「事天」的觀點以看道德的事，有高於道德的意義。何謂事天？知道個人乃至任何事物都是宇宙的一部份，謂之知天。由此觀點，知道對於任何事物的服務，對於任何事物的改善，對於任何事物的救濟，都是替宇宙服務，即謂之「事天」。從宇宙觀點看各種道德行為，都是事天行為。從事天觀點去看道德行為，不僅是道德行為，而且還是替天服務，西銘即從宇宙觀點來看道德的事，則所有道德的事都是事天行為了。西銘說：「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這個「其」字的意義，是指乾坤，一一即宇宙。所以高年與孤弱，不僅是社會的高年孤弱，還是宇宙的獨年孤弱。由此看來，尊社會的高年孤弱，就是尊宇宙的高年孤弱。全文所用的「其」字，都是一樣的意義。又說：「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化」「神」也都是宇宙的「化」「神」，所以窮神知化，不僅是求知，且還是窮宇宙未竟之功，這是西銘之高深所在。

「事天」亦可說是「贊化」，即贊天地之化育。能「知天」的人，他所見的一切事物，對於他另有意義。如論語說：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不捨晷夜。」宋儒以為孔子於水之流行，是道體之流行。中庸引詩：「鸞飛於天，魚躍於淵。」宋儒以為於此可見「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則。」此說雖未必即論語中庸之本意，但水之流行，以及鸞飛魚躍，對於「知天」者都可以另有意義。程明道謂樂雖可以觀仁，又喜養魚。程明道說：「明道嘗有茂草覆砌，或勸之拔之。曰：『不可，欲常見遺與生意。』又置盆池，畜小魚數尾，時時觀之。或問其故，曰：『觀萬物自得意。』草之與魚，人所共見，惟明道見草，則知生意，見魚則知自得意。此豈流俗之見，可同日而語。那是明道從另一新觀點以觀事物，所以事物對於他另有意義。」

「知天」「事天」的人，從天地觀點看事物，事物對於他另有意義，有一種特別快樂。有這種快樂，謂之樂天。論語曾言志一段，朱子註云：「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溢，無少欠闕，故其行動從容如此。而言其志，則又不過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己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於言外。視三子（子路、冉有、公西華）之規規於事為之末者，其氣象不侔矣，故夫子嘆息而深許之。」樂天的樂，正是這一種樂。程明道說：「周茂叔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又說：「如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而歸，有『吾與點也』之意。這種吟風弄月之樂，正是所謂孔顏之樂。」

朱子說：曾公有聖人氣象；因其雖超乎事物之外，而實不離乎事物之中。子路、冉有、公西華三子，是規規於事為之末，沒有超乎事物。故此曾公要低一點。一個人做事，和所見的事物，若專就其

本身看，都可以說是「事爲之末」。「知天」一事，「天」的人，所做的事，以及所見的物，也是一般人所做的事和所見的物；但是這些事物，對於他却另有意義。因此，對於他都不只是一事爲之末。周茂叔「綠滿窗前草木不除」。程明道養魚觀雞，雖有聖人氣象，就是所謂「雖超乎事物之外，而實不離乎事物之中。」這個即是樂天階段。

在天地境界中的人最高的造詣，是不但覺解其是大全的一部份，而且自同於大全。天地就是我，我就是天地。莊子說：「天地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生死終始，將爲晝夜，而莫之能滑，而况得喪禍福之介乎。」得其所一而同焉，即自同於大全，一個人自同於大全，則我與非我的分別，對於他即不存在。孟子說：「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大全是萬物的全體，我

### 論「新理學」

胡秋原

理學是三套東西拼起來的，道家的宇宙觀，佛家的心性論，儒家的論理觀。不過將佛家的心性論，與道家的宇宙觀，以學府排佛的心性論，與佛家的心性論，表示其排斥佛家的心性論。宋明理學直接孟子心傳，宋人雖講孟子性善論，但宋人所謂氣，不是孟子性善論之氣，而是陰陽怪氣。孟子尊民，而宋人尊君；孟子無宗教氣，宋人則一尊宗教氣。這是最大之不同。

然則學之功亦在於此。假如沒有理學，也許多門無以自持，將受二氏的誘惑，中破成了一個和尚，道人，也未可知。幸有理學也，能講一套性與天道，而又無須出世，孔子之徒才得有一安身立命之地。然正因此，理學在今天就沒有提倡的必要。今天「二氏」不成問題，用不着勸，也用不着撫。現代哲學，其言心性，比二氏更爲高明。我們生於古今之後，生於科學昌明之時，而在我們面前有各種問題待於解決。故理學之爲學，早已失其意義了。

自同於大全，故萬物皆備於我。這種境界，不但是與天地參，而且是天地一。是天地境界中的人最高

的造詣，就是同天階段。

程明道的識仁篇中說：「學者先識仁，仁者澤然與物同體。」渾然與物同體，即與萬物沒有分別。所以「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之。」大全，是不可思議的。如有思議，那就「與物有對」，而不是大全了。因爲與物無對，所以不能開大全之外，尚有何物。也不能說我要離開宇宙。因爲宇宙就是大全，是萬物渾然一體，無所不包，再也沒有別的東西了。聖人自同於大全，他的境界，與宇宙同其廣大，也是與物無對的。所以能够「天地之用，皆我之用。由識仁篇中可以看出明道的境界，已到同天境界。

天地境界的「知天」、「事天」、「樂天」、「同天」四階段，宋儒均已講到，都不必要作特別的事。不過我們對於「天地之用，皆吾之用」一點，可以批點，這點下次再講。

現在說宋儒的修養方法。要得到高的境界，「道德或天地境界，必須有一種修養工夫。不儂自然境界或功利境界都可以出於自然得到的。這種工夫，宋儒謂之學。也是孔子的「致於學」之意。程伊川說：「涵養須用敬，近學在致知。」一方面「致知」，一方面「用敬」。宋儒的修養方法，可以此包括之。「致知」，亦可謂之求了解，對於宇宙人生的了解。對於宇宙人生有了完全的了解，即是「知天」。對於人生有了完全的了解，即是「知性」。「知天」「知性」以後，所做的事，對他才有新意義。「知性」所做的事，都有道德意義，亦即道德境界。「知天」所做的事，都有事天意義，亦

即天地境界。故欲求高深的境界，第一步先要「致知」。

什麼叫「用敬」？其解釋甚多。簡單說：「敬」即「注意」。爲什麼要注意？人的心理很複雜，他對於事物，對於宇宙人生有了了解，事物和宇宙人生對他才有了新意義。然而單靠了解得到的新意義，不能常存的。有這種了解，只能在一個時間從社會或宇宙觀點去看事物。社會或宇宙對於他所有的新意義，是不能常存的。因爲他的心理如起別的念头，或與他發生利害衝突時，心理就馬上起變化。所以單靠了解，可以達到一種境界，但不能叫我們常住在這種境界。像有的人爲了社會國家的利益，可以說出許多愛國愛民的話，在說時未嘗不真如是想。可是一到實行時候，如何他的利益有了衝突，馬上會退回頭來了。如孔子說：「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顏回比較能長住於高的境界，其餘不過間或有一至而已。所以一面「致知」，一面還要「用敬」。注意已得之了解，使不忘已有之境界。一個人能常注意所得的了解，並本此了解去做事，於是乎所做的事對他都有新意義，永遠可以有新意義。

「致知」，是叫我們得到高的境界。「用敬」，是叫我們常注意那種境界。此意即孟子所謂「勿忘」。孟子養浩然之氣的方法，原是「勿忘」與「勿助」並重。「勿忘」即注意；「勿助」是常注意所得的覺解，並本此覺解去實行，不要着急，不求速效。如果求速效，就有「拔苗助長」之誤。宋儒對於修養之道無論程朱陸王，都不外乎「致知」和「用敬」的方法。據他們說：這種方法，也是師孟子之道。不過，還有小分別，大概程朱派是一面「

# 國父與保皇黨戰鬥的一頁

王興瑞

民國紀前十二年（清光緒二十六年，西歷一八〇〇年）的「庚子八國聯軍之役」，使中國蒙受了重大的損失，滿清的威信也因之完全掃地。這一役以後，不滿現狀已成爲全中國人的普遍心理，打破現狀已成爲全中國人的一致要求。因此，國外的留日學界，和國內的長江流域各省，都掀起了革命的浪潮。這種新形勢的轉變，對於國父所領導的革命運動，是有莫大便利的。可是這個時候，偏偏有保皇黨出來，爲虎作倀，予革命運動，以莫大的威脅。此時革命黨的當前大敵，不是滿清，而是保皇黨。於是，捍衛保皇黨便成爲革命黨當前的最主要的任務。

保皇黨的領袖是康有爲和梁啓超兩師徒，康梁都是廣東人，在「戊戌政變」以前，他們都是社會上開通的人物，和革命黨不斷發生關係，而且關係是相當好的。可是到了紀元前十四年「戊戌政變」發生，康有爲跑到日本成立保皇會後，革命黨和康黨在政治舞台上便完全對立了。到了紀元前十三年梁啓超被康有爲脅迫赴檀香山組織保皇會後，革命黨和康黨的鬥爭之幕便正式揭開了。

自從梁啓超到了檀香山之後，保皇黨的氣餒盛極一時。這固是保皇黨多方面活動的結果，而梁氏似是而非的文字宣傳力量，尤奏了奇效。梁氏對華僑打出的招牌是：「名爲保皇，實則革命。」因此，梁氏的言論，「忽言革命，忽言破壞，忽言愛國，種之過於其恩主光緒，忽言愛真理之過其師康有爲」。

矛盾的表現，也許是梁氏目擊排滿革命已成爲不可遏止的時代浪潮，不得不假「革命」招牌以爲活動的掩護。不管梁氏本人思想矛盾也罷，有黨利用革命也罷，此時梁氏在報紙上所發表的言論內容，的確是似是而非的，模稜兩可的。這種似是而非的，模稜兩可的言論，其本身價值如何可不必論，可是對於對排滿革命抱着滿腔熱情的海外華僑，却的確是盡了迷惑之能事，而收到莫大效果。其結果，檀島和美洲各地的遊僑，乃至與中會的一部份會員，都不知不覺地投到保皇黨的旗幟下去了，與中會的發源地的地盤也給保皇黨奪過去了。庚子唐才常起兵勤王之前，保皇黨假借名義，向華僑募集軍費，一下子就募到十餘萬元，華僑被保皇黨誘惑程度之深，由此可見。

保皇黨的氣餒高漲一分，革命運動的前途，就多增一分困難。當時革命黨所受保皇黨的威脅，正像國父所說：「適於其時有保皇黨發生，爲虎作倀，其反對革命，反對共和，比之清廷爲尤甚，當此之時，革命前途，黑暗無似，希望幾絕。」（「建國方略」心理建設第八章）國父不忍坐視這種惡傾向的繼續發展，於是紀元前九年八月，便有檀香山之行。抵檀後，對保皇黨進行劇烈的鬥爭，予該黨活動以一大打擊。

在對保皇黨進行鬥爭當中，國父同時採用言論鬥爭和行動鬥爭兩種方式。關於言論鬥爭，一方面是作口頭宣傳；國父先到火奴魯魯，後又到希爐埠，所經各地，或親赴華僑農場工廠遊說，或懸「致知」一面「用敬」。陸王派是先「致知」後「用敬」。時間上雖有先後與並進之分，而俱爲「致知」和「用敬」原無二致。

陸王的先「致知」後「用敬」的方法是取法程明道的。程明道的識仁扁說：「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知道了這個理然後用敬來存他。陸象山說：「先立乎其大者」，這和「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是同一道理。象山又說：「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又說：「宇宙內事，皆已分內事。」王陽明的方法是「致良知」。什麼叫「良知」？王陽明說：人都有本心，這個本心，即天地萬物之心，「良知」即本心的表現。見了善就知道是善，見了惡就知道是惡，這樣能辨別善惡的即是「良知」。會有講良知的人，有一天捉一賊，賊問道：你是講「良知」的，做賊的人有沒有良知呢？他說：當然有「良知」的，「良知」是個個人有的。賊又問：我的「良知」在那裏呢？他說：且慢，今天天氣很熱，你坐，你坐，寬了衣服再談。賊於是脫衣服了。可是脫了一件，他還要叫他脫一件，一直脫到只有一條最貼身的褲子，他還是叫他脫。賊說：褲子不能脫了。於是乎他測賊說：這就是你的「良知」，羞惡之心，即是「良知」。推而廣之，是非之心，惻隱之心，都是「良知」。不過「致良知」，也要先求得了解。了解我有良知。先求了解，和「先立乎其大者」是同一意思。

程朱的方法是：一面「致知」，一面「用敬」，用時並進的。程朱的格物，所謂窮事物之理，也是「致知」的意思。朱子說：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地之萬物，莫不有理。我們要窮求理之於極。但是不能一天可以窮極的。所以要今日格一物，



戲院公開演講。公開演講先後行了幾次，每次一連二三天，聽衆多至千餘人，真是唇焦舌敝，不辭勞瘁。另一方面是文字宣傳。禮島原有同情革命的一家報紙，名「陸記日報」。以筆政之人，毫無精彩，國父抵禮後，便把它改組爲黨報，親撰「敬告同胞書」一文在報上發表，原文如下：「同胞列公足下：公等以爲革命，保皇二事名異而實同，謂保皇者不過借名以行革命，此實大誤也。天下事，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夫常人置產立業，其約章契券猶不能假他人之名，况以康梁之智，而謀軍國大事，民族前途，豈有故爲名實不符，而先犯先聖之遺訓者乎？其創立保皇會者，所以報知已也。夫康梁一以進士，一以舉人，而蒙清帝載灃特達之知，非常之寵，千古君臣知遇之隆，未有若此者也。百日維新，言聽計從，事雖不成，而康梁從此大名已雷動天下，此誰令爲之，孰令教之？非光緒之恩，曷克臻此？今二子之遁逃外國而倡保皇也，其感恩圖報之未遑，豈尙有他哉？若果有如公等之所信，彼名爲保皇，實則革命，則康梁者，尙得處於人類乎？直禽獸之不若也。故保皇無毫厘之假借，可無疑義矣。如其不信，則請讀康有爲所著之「最近政見書」，此書乃康有爲勸南北美洲華商不可行革命，不可談革命，不可思革命，只可死心塌地以圖保皇立憲，而延長滿洲人之國命，續長我漢人之身契，公等何一不察實情，而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以己之欲推人之欲，而輕妄康梁一至於此耶？或曰：肯借名保皇而行革命者，實明明出諸梁啓超之口，是何得謂謬？曰：然，然而不然也。梁之言果真誠無偽耶？而何以梁之門人之有革命思想者，皆視梁爲漢仇耶？梁爲保皇會中之運動領袖，閱歷頗深，世情寔熟，自擊近日人心之

趨向，風潮之急激，毅力不足，不覺爲革命之氣所動盪，偶而失其初心，背其宗旨，其在「新民叢報」之忽言革命，忽言破壞，忽言愛同種之過於其恩主光緒，忽言愛真理之過於其師康有爲者，是猶乎病人之偶發囈語耳，非真有反清歸漢去暗投明之實心也。何以知其然哉？夫康梁同一鼻孔出氣者也。康既刻心實眼以表白其保皇之非偽，而梁未與之決絕，未與之分離，則所言革命焉得有真乎？夫革命與保皇，理不相容，勢不相立，今梁以一人而持兩說，首鼠兩端，其所言革命屬真，則保皇之說必爲偽，而其言保皇屬真，則革命之說亦爲偽矣。又如本埠保皇報之親主筆陳某者，康趨亦趨，康步亦步，既當保皇報主筆，而又口談革命，身入洪門，其混亂是非，顛倒黑白者如此，無怪公等向之以爲耳目者，混革命保皇而爲一也。此不可不辨也。今幸有一據可以證明：彼雖口談革命，身入洪門，而爲保皇之中堅，漢族之奸細。彼口談革命者，欲籠絡志士也；彼身入洪門者，欲利用洪門之人也。自弟有革命演說之後，彼之詐僞已無地可藏，圖窮而匕首見矣。若彼果真有革命之心，必驟應氣求，兩心相印，何致攻擊有不留餘地，始創於報上肆情誣謗，竭力毀謗，竟敢不顧報律，傷及名譽，若訟之公堂，惟必維護國法，繼則大露其漢奸之本來面目，演說保皇立憲之旨，大張滿人之毒網，而痛罵漢人之無資格，不當享有民權。夫滿洲以東北一游牧之野番賊種，亦可享有皇帝之權，吾漢人以四千年文明之種族，則民權尙不能享，此又何說？其尊外族抑同種之心，有如此其甚者，可見彼輩所言保皇爲真保皇，所言革命爲假革命，已彰明較著矣。由此觀之，革命、保皇二事，決分兩途，如黑白之不能

明日格一物。而格物用敬，又要同時並進；所以今日格一物，以敬去守之，明日格一物，以敬守之，這種方法，和軍事上的步步爲營，糧草糧打是差不多的。

程朱和陸王兩派的方法：一個是一面「致知」一面「用敬」，同時並進。一個是先「致知」後「用敬」，此不同也引起了相互的批評。陸王說程朱的方法爲「支離」，程朱說陸王的方法爲「空疏」。陸王認爲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是枝枝節節的，自步步爲營，總要總打，不無「空疏」之處。照我們意思，兩方的批評，都有道理。陸王主張「先立乎其大本者」，但如何去立，並無說明。大概象山注重在「悟」。他和陽慈湖有一段故事，可用爲證明的。陽慈湖爲富陽主簿，見象山，象山與之談本心。慈湖說：何以見得人有本心，什麼是我的本心？象山背孟子羞惡之心一段以告。慈湖說：這是我早知道了。再聽下去，又背羞惡之心一段時，剛好有訟事要出去審詢，審畢回來，又問象山，什麼是我的本心？象山說：像你剛才審判訟事，那個錯，就知那個錯，那個對，就知那個對，這就是你的本心。由此可知「先立乎其大本者」即是棄「悟」。但是，如果不「悟」，便沒有辦法了。所以說他是「空疏」是對的。程朱主張一面「致知」，一面「用敬」，然而「用敬」總得要有一個對象，好像說：注意其所已得之了解。否則，正如陽明所說：「譬如鑪鍋煮飯，鍋內不會滾水下來，而乃專去添柴放火，吾恐火候未及調停，而鍋先破裂矣。」所以說他支離，也是對的。但是究竟應該如何？可以既不「空疏」又不「支離」，這就是我們所求修正之點。

(徐澤澤記)

混淆，如東西之不能易位。革命者志在倒滿而與漢，保皇者志在扶滿而臣清，事理相反，背道而馳，互相衝突，互相水火，非一日矣。如弟與任公（梁啟超別號）私交雖密，一談政事，則儼然敵國。各各有志，不能相強，罷之，劃分界限，不使混淆，吾人革命不說保皇，彼輩保皇何必偏稱革命？誠能如康有為之率真，明來反對，雖失身於異族，不愧為男子也。古今寧忘本性，昧天良，去同族而事異族，捨忠義而為漢奸者，不可勝計，非獨康、梁已也。滿漢之間，忠奸之判，公等天良未昧，取捨從違，必能審定。如果以帝為可，甘為萬劫不復之奴隸，則亦已矣！如知冰山之難恃，滿漢之不容，二百六十年忘國之可恥，四萬萬漢族之可與，則宜大倡革命，毋惑保皇，庶漢族其有亨乎！

這篇文字不特揭穿了保皇黨利用革命的詭計，而尤着重在辨明革命，保皇兩黨立場的根本不同，以一清華僑的視聽。所謂「革命，保皇二事，決分兩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東西之不能易位，革命者志在倒滿而與漢，保皇者志在扶滿而臣清，事理相反，背道而馳，互相衝突，互相水火。」從這裏可見 國父對保皇黨鬥爭的決心，和態度的光明磊落。因為這個時候，革命和保皇兩個陣綫已劃分得清清楚楚，絲毫沒有緩衝的餘地；同時，由於「八個聯軍之役」後國內外形勢的新轉變，又使革命運動的前途絕對有利。革命黨只要明白指出革命的

便完全失效，不復再能利用革命來做護身符了，於是不得不求其次。是年新歷十二月二十九日，保皇黨主筆陳儀侃（號雨庵）發表了一篇「敬告保皇會同志書」，對革命黨施行反攻，唱的仍然是康有為「最近政見書」中的老調子。可見他們在對抗革命黨的理論上已完全無能為力。書中破壞革命的論證不外兩點：第一，以為強鄰環伺，中國若發生排滿革命，必招致列強的瓜分；第二，以為中國人民知識水準太低，向來沒有民權自治的習性和能力，驟然建立民主政治，必弊端百出，不如以君主立憲政治過渡之為愈。就第二點說，保皇黨自認君主立憲政治只是過渡的階段，可見在革命思潮的巨浪沖激之下，他們雖勉強招架，已感到應運萬分了。此文刊出後， 國父立刻又在「陸記日報」發表「駁保皇黨報」一文，一一加以駁駁，對於他的第一點， 國父這樣駁說：「彼又曰：中國之瓜分，在於且夕，外人窺伺，乘間即發，各國指認之地，照會政府，不得讓與外人云云。曾亦知瓜分之原因乎？政府無振作也，人民不發奮也。政府若有振作，則強橫如俄羅斯，殘暴如土耳其，外人不敵何自也。人民能奮發，則微小如馬拿存，激烈如蘇成亞，列強向之承認也。蓋今日國際，惟有勢力強權，不講道德仁義也。滿清政府今日已矣！要審之區區失，發辭之地已亡，漫而日削百里，月失數城，終歲而盡而已！尚有一線生機之可望者，惟人民之發奮耳。若人心日醒，發奮為雄，大舉革命，一起而倒此殘腐將死之滿清政府，則列強將飲我飲之不暇，尚何有瓜分之事哉？既識引管子之作內政以寄軍令，何以偏阻漢人行革命，覆祖邦？今日之作內政，從何下手？必先驅除帝，復我政權，始

能免其今日簽一約割山東，明日押一款賣兩廣也。彼滿清政府，不特簽約押款以割我寶我也，且為外人平靖地方，然後送之，廣東之新安縣廣州灣已然之事也。倘無滿清之政府為之助桀為虐，吾民猶得便宜行事，所以拚一死以殉吾之桑梓，彼外國知吾民之不易與，不能垂手而得吾尺寸之地，則彼雖貪欲無厭，猶有戒心也，今有滿清政府為之鷹犬，則彼外國也，欲取我土地，有予取予之撈便矣，故欲免瓜分，非先倒滿清政府，則無挽救之法也。乃彼書生之見，畏葸存心，不識時勢，不達事體，動輒恐逢人之怒，不知我愈畏縮，則彼愈窺伺，我能奮發，規彼反敬畏，豈有逢人之怒哉之理？如其不信，吾請陳儀侃日日向外人叩頭，日日向外人乞憐，試能止外人之不照會滿清以索地否？清國帝后，今日日媚外人矣，日日宴會公使及其夫人矣，媚外人之中，又與俄國為最親暱矣，然而其發辭之地者，則俄也。不逢人之怒，莫過於今日之清帝后，以儀侃之見解，則必能免於瓜分矣，信乎否乎？

這裏不特指出了瓜分之禍係由滿清政府的懦弱無能所造成，而且更指出了在列強進行瓜分中國的過程中，滿清政府還盡了幫兇的作用，故欲避免瓜分之禍，便非先推翻滿清政府不可。

對於第二點， 國父分為兩層來斥駁：第一層，駁他所說的中國人民無民權自治的習性和能力的荒謬之論：「彼又嘗謂中國人無自由民權之性質，歷曾力斥其謬，引中國鄉族之自治，如自行斷訟，自行保衛，自行教育，自行修道路等事，雖不及西政之美，然可證中國人稟有民權之性質也。又中國之民，向來不是受政府之干涉，來往自如，出入不問，婚姻生死，不報於官，戶口門牌，詳註於冊，

甚至兩鄰械鬥、爲所欲爲，此本於自由之性質也。彼則斥爲相斃曰：此野蠻之自由，非文明之自由也。此又何待夫彼言？僕既云性質矣。夫天生自然謂之「性」，約權不文謂之「質」，有此野蠻之自由，則何自由之有也，何得謂無？夫性質與事勢異：事勢以外，謂之「性」，稟賦於中，謂之「質」。中國之自由，未及西國之有條不紊，界限秩然，何謂自由？自由，則他日容易變爲文明之自由，當於此野蠻之自由，則他日容易變爲文明之自由，倘無此野蠻之自由，則他日容易變爲文明之自由，乃何謂之文明？若無其質，雖琢無成也。」

第二行，他既知民主共和爲現代政治之極則，又爲中國之必需，則不應復倡君主立憲，以阻撓中國之進步：「彼又曰：立憲者，過渡之時代也；共和者，最後之結果也。此又不知立憲爲何物，而牽強附會也。夫憲法者，西語曰 Constitution，乃一定不易之常經，非革命不能改也。過渡者，西語曰 Transition，乃變更之謂也。此兩名詞皆從西文譯出，中國無此成語也。該主筆強不知以爲短，而妄曰 Constitution 乃 Transition 時代，一何可笑也！指彼之語，必當先立憲君主，而後可成立憲民主，乃合進化之次序也。而不知天下之事，其爲破天荒者則然耳，若世間已有其事，且行之已收大效者，則我可以取法而爲後來居上也。試觀中國向未有火車近日始興建，皆取最新之式者，若照彼之意：則中國今日爲火車萌芽之時代，當用英美前十年之舊物，然後漸漸更換新物，至最終之結果，乃可用今日之新式火車，方合進化之序也。世上有如是之理乎？人間有如是之愚乎？今彼以君主立憲爲過渡之時代，以民主立憲爲最終之結果，是變

行二次之破壞，而始得至於民主之域也。與其行二次，何如行一次之爲便耶？夫破壞者，非得已之事也，一次已嫌其多矣，又何必故意以行二次？夫今日，專制之時代也，必先破壞此專制，乃得行君主或民主之立憲也，既有力以破壞之，則君主民主隨我所擇，如過渡焉，以其滯乎中流，何不掉而登彼岸，爲一勞永逸之計也？使該主筆若不知民主爲最終之結果，其倡君主立憲豈可說也，乃彼既知爲美政，而又認爲最終之結果，胡爲如此矯強支離，多端辯難也？」

至於行動鬥爭方面，最主要的是爭取黨勢力。檀香山之華僑，多屬洪門致公堂份子，致公堂原是國內清初一般明末遺民所組織的民族革命團體——三合會的一個支流，其宗旨本是「反清復明」，可是流傳海外既久，而且處在國外自由政府之下，目標既失，宗旨漸忘，變成了一個單純的息難相扶持的互助團體。保皇黨知道致公堂在華僑中作用的重大，便派其黨徒投身其中，由把持致公堂來把持華僑。致公堂一日爲保皇黨所把持，革命黨便一日無法發動華僑參加革命，所以爭取致公堂，就是爭取華僑。紀元前十七年廣州起義失敗後，國父會漫遊檀島，鼓吹革命，但因自己不是會黨中人，活動非常不便，效果也很有限，這次到了檀島，一來爲着發動華僑革命，二來爲着打擊保皇，便毅然加入致公堂，被封爲「洪棍」，會黨中人尊稱之爲「大哥」。通過了這種關係，便把華僑中的會黨勢力吸引過來了。這一着，給予保皇黨以致命的打擊，使保皇黨大起恐慌，他們在事前極力破壞，由下一段記載可見：「及總理重遊檀島，遂派洪門前輩叔父鍾水養向洪門致公堂介紹入關（洪門稱入會曰

入關），致公堂職員中有身跨保皇會籍者，對於總理之加盟，表示反對。鍾水養曰：「洪門宗旨，在於反清復明，孫某未入洪門，已實行洪門宗旨多年，此等人應招納之不暇，何可拒之門外？」反對者不能對。致公堂於是擇日爲總理演特別開樁戲。（洪門稱演戲曰演戲）」（見馮自由先生著「革命逸史」第二集初版一〇〇頁）

破壞既無效，後來又到處散播謠言，說革命黨之聯絡會黨，只在一時的利用會黨勢力，並舉廣州和惠州兩次起義爲證，總理聞之說：「不知革命與洪門，志同道合，應應氣求，合力舉義，實有應盡，非同利用，如彼等欲暗改洪門之宗旨，而令洪門之人以助其保救大清皇帝也。」這就是說，革命黨和洪門的共同反滿，是由於彼此宗旨相同，立場一致，這完全是一種平等的衷心自願的合作，無所謂利用不利用，而真正利用洪門以圖私利的，倒是保皇黨所幹的勾當。

國父從理論和行動兩方面雙管齊下地對保皇黨猛烈進攻，保皇黨顯然有點不支了到了最後，便出於不擇手段之一途。這裏舉一個例：當時華僑中有一個與中會會員叫李安邦的，在檀島警察廳供職，他會利用他的職務封閉某華人戲院三天，給國父做公開演說，又疏通警察廳禁止保皇黨在檀開會，保皇黨恨之刺骨，有一天，便買通一個黑人潛到他住宅去行刺，欲置之死地，連放了三鎗，幸未命中，兇手被捕，在警廳供出係保皇黨用三千元美金賄使行兇，卒判決監禁十五年。這一類事件的發生不特顯示了兩黨鬥爭的劇烈程度，更指出了鬥爭的結果，保皇黨之計已窮，在無可奈何之下，不得不使用不正當的手段來洩憤了。所以紀元前八年

# 論美國的總動員

亨利·霍金

現在我們必須動員所有民衆，不允許任何人袖手旁觀，我們已有許多男女不惜犧牲一切，甚至於他們的生命，以求國家之生存，其餘的人民，不論身在何地，若尚未被徵調，不應再任令其本人自己決定出錢多少出力多少，而在政府指揮之下，應將所有身體健全之男女個個都動員起來，否則我們對不起在前方之將士及護士們。

以前每次談到動員全國人力時，有不少人謂「我不在內，因我已有四十五歲，而且一向作的是辦公室內的工作」，或謂「我是公司中少不了一個的「速記員」，或「我決不能把我的舖子關門，而拿較低的收入去幫別人」，或「我怎樣可離開此間而到遠處去造船呢？」這都是嚇人的空話，一會兒就會像風一樣吹過了。

可是，你是在內的，這並不是空話，亦不會吹過的。一經國會代表美國人民通過必要法律後，我們或在兵工廠，或在農田製作我們應該做的工作，不能任意改就其他待遇較好之工作，更不能罷工，在強迫儲蓄及各種稅則之下，我們的消費要受了限制，定量分配及各種統制之範圍將愈擴大，衣、食、住、營業，以及日常生活均被凍結，我們若無法證明需要，將乘不到火車，打不到長途電話及電報。

醫生及牙醫須到需要他們最多的地方去服務，每個大學將改為海軍或陸軍訓練所，凡在十八歲以上之青年，無論在哈佛，芝加哥，哥丹福或其他大學肄業，一律須服兵役，女生在校亦以訓練戰時工

作爲限，中學課程須予縮短，以便學生有較多的時間工作，尤以農田工作爲然。研究古代英文或拉丁文大可不必，有些學生簡直不應進中學，文憑用處不過配起鏡框掛在牆上而已，而男女青年所製之炮彈則可殺死不少倭寇，況萬一戰敗，國內還有什麼中學存在呢？婦女力量亦應動員到向未夢想到之程度，在蘇聯，婦女已經在前方打仗，在後方担任男人職務，此爲蘇聯輝煌戰績原因之一。本人最近曾在本國某港登一蘇聯商輪，其船主是女的，且船上五十個工人中倒有四十個是女的。本人不主張派婦女上前線，但沿海各城市之高射炮手，不妨由婦女充任，將來或不至有傷亡，如同菲律賓之役中的護士然，但此次戰事本爲男女共同之事業。

現在做非戰事必需工作之婦女數千人應即改業，而現在還未曾工作的數百萬人，應即工作。凡不能在工廠及工場工作之婦女可作最需要之托兒所工作，以便讓有嬰孩之婦女可往兵工廠服務。凡已嫁人而退休之護士應重理舊業。

住所供不應求時，家有餘屋者，必須分租於人，擁有大廈之紳士，將爲供膳宿之房東。我日前曾往冰島看到很多美國兵士，但瓦木匠甚形缺少，因兵士是政府派遺去的，而工匠是政府商請去的，但許多被請的都不願前往，故「商請」辦法仍是不行。

在全國總動員中，我們全部生活標準將與一九三二年經濟恐慌最嚴重時期一樣低落，但此時的困苦則可避免，小康之家生活狀況大略與一九三二年

父會經由檀香山寄了一封信給島上僧（即黃宗仰），詳述戰鬥保皇黨的情形，雖然備嘗艱辛，可是勝利之端倪已見，他的內心是充滿着愉快和自信的，信上說：弟刻在檀島，與保皇大戰，四大島中已肅清其二，餘二島不日可以就功。非將此輩剷除，斷不能做事。但彼黨狡詐非常，見今日革命風潮大盛，彼等此地，則曰借名保皇，實則革命，在美洲竟自稱其保皇會爲革命黨。欺人實甚矣。旅外華人，真偽莫辨，多受其惑，此計比之直白保皇如康怪者尤毒，梁曾之計狡矣。聞在金山各地，已斂財百餘萬，此財大半出自有心革命倒滿之人。梁借革命之名，騙得此財，以行其保皇立憲，欲率中國四萬萬人永爲滿洲之奴隸，罪通於天矣。可勝誅哉！弟等同志，向來專心致於與師一事，未暇謀及海外之運動，遂使保皇縱橫如此，亦咎有不能辭也。今當乘此餘暇，盡力掃除此毒，以一民心，民心一，則財力可以無憂也。務望在滬同志，亦速作聲援，如有新警新報，務要設法多寄往美洲及檀香山分售，使人人知所適從，並當竭力打擊保皇毒焰於各地也。一國父在檀香山經過數月的苦鬥，把保皇黨打得落花流水，搶回了革命發源地的地盤，工作已算告了一個段落，於是乃離檀島赴美洲，繼續進行鬥爭。

（未完）

相似，假使爲貧窮者則要比那時爲好，因大家可以足衣足食，總而言之，奢侈生活與凍餒均不客存在。我們生活必需以外之物品將得減縮，兒童可有充分之食料，而成人要比軍隊吃的差一點，這本是應當的。且人民知道定量分配方法，限制他們所食

# 讀報雜誌

日九十月六年伊

## 東條的演說

六月十五日召開的日本第八十二屆臨時議會，照例有東條的施政演說。同盟社事先為此演說作過誇張的宣傳，說：「此次首相演說，關於日本現階段中所採取的對內對外施政方針綱要，俱包括在內，實至堪注意。」十六日東條開口演說了，歷時三十八分鐘。東條侃侃陳述其施政方針

隨時隨處粉粹敵人反攻的企圖，且進而謀求屈服敵方的手段。」「對敵機先」這四個字很要緊，也可以說：這次臨時議會的召開，目的為進攻，所有提案都是為了準備進攻。為了恐懼被攻而準備採取先發制人的進攻，應該說是現階段日本的基本動靜。東條說得很明白，他這樣激勵着日本的國民：「時候到了，余與國民諸君約：我們願克服一切困難，抱必勝之信念，竭盡全力，以屈服英美，戰至最後五分鐘，以必死之志，爭取最後之勝利。」

## 低調的臨時議會

開頭對天皇「惶恐」一番，其次哀山本之死，悼傷阿圖島山崎部隊的粉粹，然後就是縱觀「大東亞」大局的動向，語多因陳煩瑣，無足取材；然後又是縱觀歐洲的形勢，支吾簡略，似不忍卒述；末尾，說到國內生產現況，謂「自去年抄起，已有顯著的改善與增強。」看完了東條這篇演說稿，大半是濫調陳腔，並不新奇，更無可為異。然欲推測日本今後的動向虛實，是攻是守，不可不根據東條的演說，因為那裏究不免露出了一些蛛絲馬跡。

東條認為「內外情勢誠極重大。」虛怯之情，自然流露。畢竟事實乃誠如所言：「戰局日益重大，反覆之戰鬥，將益趨熾烈。」東條說：「美英方面，以舉其唯一可恃的物實力之全部，不擇手段，力事策謀，不斷表示其反攻氣勢。」盟國反攻的「氣勢」，已使東條寢饋難安，提心吊膽，不得不戰戰兢兢於準備應付不時之變。這種畏葸心理，時時壓迫在胸，自然也就溢於言表。但只瞭解東條的恐懼被攻實在還不够，恐懼被攻不過是消極的一面，東條之另一面是積極的，他說：「皇軍制敵機先，

敵國臨時議會於十六日開會。上月二十八日，敵政府決定召集臨時議會時，東京廣播會稱：「表明於這次臨時議會的帝國意圖，為對於世界戰局帝國所貢獻之軍事政治的方略。」有些人以為在這次臨時議會開會時，敵寇將有驚人的舉動。因為他們從來只吹的「大東亞戰爭」，現在忽然吹起「世界戰爭」來了，他們對於世界戰爭要在軍事上政治上有所貢獻，當然應該是驚人的舉動。但議會開幕時東條的演說，絲毫沒有驚人之點，而海相陸相所報告的戰局，更充滿失敗主義。這樣低調的議會演說，在敵國戰時議會史上還是第一次。這可以反映敵國內心的畏懼，對於前途已無道有凶無吉了！

東條的演說，當然是極盡狡詐之能事。他對於各佔領地，開出許多空头支票說：「將允許某地某地獨立，同時，又對於印度施其挑撥技術，對於他種種挑撥技術，世人當然很明白，連印度人也是明白的。東條對其國民要求「克盡皇民之本分，一新戰意，完成作戰必勝」這樣的話，每次議會，每日談話，都是司空見慣，毫不足奇。

的內是留給軍隊中他們自己子弟受用的，決不至發生怨言。

再過幾個月，因馬口鐵缺乏，罐頭食品亦要減少，茶葉牛奶及其他產品，都要計口分配；男女衣鞋在本年內要減少種類，限製購買。

凡公家需用電力地方，民衆用電必須節省；一般傢具，如圍爐器具、廚房用具、衛生設備、軌車機、銀質刀叉等不易購得；電氣烤麵包器、掃地機、蒸鍋、咖啡壺、金屬用具、電扇洗衣機、縫紉機等等，將於存貨銷清時，絕跡於市上。

裝在百貨商店、旅館、辦公大樓之空氣調節設備將被拆去，因其所用之空氣壓縮機須用人造橡皮工業中。電話器購置困難，致在一九四四年底以前，一百六十萬戶裝不到電話。

大部份商店不復負送貨到主顧住家之責，其餘亦要減併送貨次數，即郵政局送信或將限於每天一次。因人工及洗衣機之缺乏，許多洗衣店將停業，致太太們不得不自己動手洗衣服。你要將你未曾用過的鋼鐵等傢私出賣，公共建築物內的五金材料要完全拆下來，批發及零售，商店所存之五金及橡皮材料，將由國家全部收買，備海陸軍之用，同時各商店數千名職員即可解僱，而改作有關戰時之工作，各種批發零售業職員人數將減少半數，家庭傭人將變為絕無僅有之「奢侈品」。

工人動員辦法尚未決定，惟第一步每個身體健全之工人，若其現時工作與戰事無補，可於許多工作中選就一種，否則動員機關得另派工作。

各處地方除兵役及定量分配機關外，更設有工作支配機關，其對於人民日常生活所負責任同樣重大，例各西雅圖之電綫工人調至巴拿馬運河工作，



最後某條說到這次主要議題食糧緊急增產，與企業整備兩問題，要求議會通過預算案。關於食糧增產，不是說增產就可以增產的，他們提出這議案，不過顯示我國食糧問題，已達到不可救藥的危險狀態。

至所謂企業整備，却值得一述。這是這次議會的主要議題。企業整備云者，不過說得好聽，其實是企業毀滅。因為敵國是把所有企業，凡非與作戰有絕對關係，大都加以毀滅，徵收其機械，作廢鐵使用。這樣被徵收的機械，為數甚大。據東京十四日廣播：政府所支出之購買費，達六十餘萬萬元的鉅額。這些機械作廢鐵收買，價值六十餘萬萬元，其數量的龐大，就可想而知了！舉一個實例說：紡織工業，在敵國產業中是投資最多的，現在這些紡織機械，百分之八十左右，都要作廢鐵使用了！這猶如輪得發火的賭徒，賭本已完，把家中所儲積的桌子板凳床架，統統作柴木賣給他人，以便獲得最後的賭本，再賭一場。這種舉動雖是痛快，但不久就給成光棍了！

此外海相島田演說，承認到現在止，日本已喪失運輸船九十八隻，共五十五萬二千噸。敵國從前公佈損失的實例，是將真實數字，以三除之；目前則有時減去兩位。即以從前的實例說：五十五萬噸，以三乘之，為一百六十五萬噸。這種損失，不是敵國負擔得起的。

## 中共應有的覺悟

共產國際於六月十日在莫斯科宣告正式結束了。據莫斯科十日路透電稱：「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之會議中，報告解散之建議，已被一切支部接受，

故執行委員會決定自六月十日起，該會主席團，秘書處，及國際管制委員會一律撤消」。共產國際從此不復存在於世界。

歷史的發展，證明了共產主義者以往所懷抱的世界革命的理與步驟，全不是這麼一回事。而史達林先生高瞻遠矚，獨先看透了這一點，於是毅然決然採取了解散共產國際的行動。這行動確乎開了一條蘇聯與一切愛好自由的民主國家間充分合作的坦途。惟今後如何圓滿達成這一任務，就要看除了蘇聯以外的各國共產黨，能否由於這歷史的教訓，體會這一「政治創舉」的意義，確實實做到不使民族生活有兩難維克化，而顧及本國的利益，與各該國內反侵略的政治力量聯合，以求國家民族之解放。

據中央社倫敦十七日路透電，英內相摩理遜，在工黨大會發表演說，情詞並茂，聽者歡呼之聲不絕。其主張共產黨併合問題勿與英蘇友情混為一談。執行委員會準備以共產黨之完全結束為根據，進行談判，與並熱烈請共產黨追隨第三國際之前例，解散本身組織。因國際衝突之情形，聚集一處，不能避致統一。英國共產黨員共有六萬人。昨日會議中據護非黨與工黨併合之人為工聯工會主席勞塞。表決結果，否決共產黨併入之提案。

國與國之間，惟有彼此尊重其政府在國內的治權力量，纔可充分團結，打倒共同敵人；而一國之間，人民也惟有不分黨派，一致信仰立國的最高原則，精誠無間，纔可如史氏所云：「組成求國家解放之單一陣營，以展開反法西斯主義之工作」。領導共產革命的蘇聯領袖現已有了這英斷，我們希望中國共產黨人應該趕快有這同樣的覺悟！

麻省某女校學生派至加省護士學校受訓，紐約一醫生徵調至坎省缺少醫生之某地等等，均為工作支配機關之責任。

前途個人艱苦在所不免，每年收入萬金者，或須改就每年三千元薪金之位置，他必以為無法維持，甚至保壽費亦無着落，然而他應該記着兵士之餉金每月祇五十金元耳，大家不久會提出下列疑問：

- 爲什麼旅館餐廳門前要有人專門開汽車門？
- 爲什麼軍隊缺少廚子而各餐廳有的是？
- 爲什麼升降機中要身體健全之壯丁去開？
- 爲什麼各鐵路要多用許多工人專為週末送城市人民下鄉？
- 爲什麼要許多專為男子及女子修指甲的人？

這次戰事需要我們大家協力合作，不分男女，文武，或俄人，英人，中國人，我們全國一致努力，必可立於不敗之地。（完）

## 哈得爾戰略

去年九月一日，哈得爾將軍突被免職去參謀總長的職務，由今日德國二界最顯赫的人物約特爾上將繼任。約特爾將軍的戰術，約特爾就忙著草擬他自己的軍事計劃。他採納了哈得爾消耗戰的原則，但是在上述加上了許多特點。簡單說來，目前正在實行的約特爾計劃，可以分爲下列九點：

- 一、緊守「歐洲堡壘」及其外圍。
- 二、將歐洲改成一個人軍事和經濟的單位。
- 三、以潛艇爲海戰的主力。潛艇的生產率至少增加到每年二百五十隻，即五倍於預料中的最大損失率。因爲每隻潛艇在它的一生中平均可以擊沉船

船十萬噸，所以同盟國若須補充航運的損失，就必須每年建造船二千五百萬噸。

四、以後對蘇聯的軍事行動全從消極處着眼——就是說，毀壞而奪取蘇聯的生活資料，使英美對蘇聯的補充能力，感到極長增高的壓迫。

五、將德國工業中心移至東歐，西歐各工廠移置於用鋼骨水泥所建築的地下室，使不遭受爆炸的威脅。對城市住宅區則暫置不理——它們被轟炸，正可使使工人向東歐遷移。

六、在蘇境戰爭中，儘量使外國人參加，藉以保全德國的人力。

七、節省納粹空軍的攻擊力量，尤其是飛行人員，以備應付盟國從西歐向「歐洲堡壘」的大舉進攻。不要作純粹報復性的空襲。

八、在美國國內維持並增加秘密情報的來源，勿用工業怠工或轟炸去惹起美國人民的反感。在退迫數千哩危險莫測的海上將美國貨物擊沉，比較在他們國內打擊他們的生產，更為有利。

九、將對美宣傳集中於對美國人民說明他們的船隻被擊沉之多，告訴他們事實和數字。因此，美國人民可以一旦醒來，知道他們勞苦造成的物品都拋給了一個貪慾無厭的魔神；告訴他們，他們自己要由是變窮。如果英美進犯歐洲堡壘再遭受慘重的損失，美國人的悲劇趨向當益加重。這時再與美國謀求諒解，將非難事。

## 黃埔精神

二十一年前的六月十六日，總理在廣州蒙難；十九年前的這個紀念日，總理創辦的黃埔軍校舉行了開學典禮。當年十一月，理最後離開南

方革命根據地的時候，會對 蔣委員長說：「我看見黃埔這個學校的精神，一定能繼續我的革命事業。現在我死了，就可以安心瞑目了。」

黃埔的精神是什麼呢？蔣委員長說：「黃埔創校時，只有五百條步槍。」我們就拿這五百條槍訓練學生軍，來與一切惡劣的環境，及革命的勢力奮鬥。當初一般軍官看見大元帥將這五百條槍發給黃埔學校，將來必要被陳炯明繳去，但是我們拿了這五百條槍，能夠不斷的惡戰苦鬥，奠定長大的革命武力的基礎。」民國十三年五月八日 蔣委員長首次向學生訓話，會說：「我希望各位從今天入校之後，就要將從前一切舊習慣，舊思想，舊行動，一起掃除，灌得乾乾淨淨，從新做起一個人來，從新做一個真正的人，來負我們繼往開來的責任，來做我們頂天立地的事業。若是一個人果真明白做人的意義，那不管在槍林彈雨人山血海之中，沒有畏懼恐怖的心思，就是太平洋之大，希馬拉雅山之高，也要跳過去，走過去。」是的，這就是黃埔的革命精神！

## 忠黨愛國冒險犯難

六月十六日是 總理因陳炯明叛變而在廣州蒙難的二十一週年紀念日。在抗戰六年的今日來紀念這個革命節，我們要特別指出兩點俾我軍民知所服膺，有所效法：第一是 總理對國事對職守的負責的態度，第二是 總理冒險犯難的大無畏的革命精神。而我們 總是在那次事變中所表現的忠勇，也很使人感奮。

當陳逆叛變前兩小時 總理左右請 總理暫離總統府，以免兇鋒。總理泰然說：「……况吾身

## 贈吳開先先生

東亞重鎮稱滬濱，英狄威來爭逐塵，經濟生活最繁榮，高度文化迷人目。一自中原陷賊兵，春申無地不腥腥，天昏地黑夜漫漫，魑魅魍魎白雲行。桓桓吳侯奮然至，欲擒狂瀾既倒時，單身直入虎穴中，要將赤幟易趙幟。十里洋場生死鬥，一如火線戰頑寇，雙彈飛來同志死，干將出匣斬人頭。吁嗟乎敵後工作者誰不知生命操諸敵人手！一心惟願報國仇，貪生怕死非我儕，犯險履險均自求。東南掃蕩敵與賊，指揮若定三年久，一夜忽然驚風起，門前屋後鐵騎吼。此身既陷重圍裏，刀鏢鎗鏢常相倚，自負當此七尺軀，從容赴難甘如飴，不屈居然感敵美，云是中華大義親，徒然殺一英雄漢，不如放縱出籠籠。吁嗟乎天雨粟，鬼夜哭，人間正氣信卓犖，萬物遇之皆正肅！候在春申揮大纛，我亦會為馬前卒，紙彈投出千萬粒，四年使命幸不辱。今日巴中重聚首，恍如隔世再邂逅，殺敵之功雖未竟，建國大業垂成就，一旦光復申江後，領導依舊是吳侯。

癸未初夏用中華新韻草於美專陋室

當其衝，豈可不重職守，臨時退縮，屈服於暴力之下貽笑中外，污辱民國，輕棄人民付托之重任乎！吾當為國除暴，討平叛亂，以正國典。生死成敗，非所計也。」這叛亂發動，左右又勸 總理仍說：「戡亂平逆，是吾責任，豈可輕離公府，放棄職守

中國茶業公司出品



# 勝利紅

# 建國綠

各門市部 各經銷處 各大商店 均有出售

！萬一力不如志，惟有一死殉國，以謝國民而已！

「這是何等氣魄！何等精神！」

後來 總理在永豐艦中籌劃前平叛亂事宜，陳逆用水雷謀炸坐艦數次，並收買他艦叛離，但總理屹然不動。有人勸其下野，總理切切表示：「我為國會議員所選之總統，……：即使我欲辭職，亦當向選舉我為總統之議會正式辭職也。……：如我遺棄職守，偷生苟安，是自背初衷，從此上無遺授，下無法守，其將何以立國！」後來微遊之所以終能削平，革命之所以終能勝利，

就靠 總理這種負責任和大無畏的精神！

當 總理蒙難之初，總裁在原籍聞訊，立即經上海趕到廣州，登 總理坐轎，代 總理策劃對亂和北伐的大計。當時 總裁著有「廣州蒙難記」總理在其序言中說：「陳逆之變，介石赴難來粵入艦日侍余側，而籌策多中。樂與余及海軍將士共死生。」總裁在總統府並未担任什麼官職，他和 總理祇有黨員和領袖的關係，所以 總裁這種忠於領袖勇於赴難的精神，倍覺難能可貴。

我們今天紀念廣州蒙難，要效法 總理 總裁忠誠愛國冒險犯難的精神，來努力抗戰努力建國！

### 何種科學值得提倡？

何種科學值得獎勵與研究呢？這決不能僅僅限於應用科學，因為許多應用上極重要的發明統是首先從理論上研究出來的。單從國防立論，我們也可舉例說明。先講數學。解析幾何是十七世紀法國笛卡爾所發明的，他因為要測定砲彈在空中飛行時的位臚才創立了解析幾何。上次歐洲大戰，法國統帥要知道德砲臺之所在，以便去轟炸擊斃。但祇能聽見德砲的砲聲，而見不到火光，距離不能確定。以後用了三個測站，專聽某一砲位發砲時的砲聲，從三個測站聽到砲聲先後之差，用解析幾何，就可以求得砲位之所在。法國人應用此法于三星期內測定了德砲四百二十五尊砲的位臚。如聲浪的速度加以空中溫度，風向和風力的糾正，所測砲位距離的錯誤，不過五十公尺到一百五十公尺。這是淺近數學可以臨時應用到戰事上的一例，但是與國防有關的彈道學與大氣力學統要應用到極艱深的數學，非經長期研究不能得到結果的。國防上物理學和化學的應用，尤為顯著。

## 中央國風周刊

零售每份一元二角  
(國風暫出半月刊)

類別	訂閱辦法	半年單價	全年單價
中央	單訂一份	二十元	三十八元
周刊	集訂四十份以上	十六元	三十元
國風	單訂一份	九元	十七元
周刊	集訂二十份以上	七元	十三元
中周	中周國風各一份	二十四元	四十四元
國風	聯集五份以上	二十二元	四十二元
優待	聯集十五份以上	二十一元	四十元
辦法	聯集四十份以上	二十元	三十八元

- 一、報紙本(正中裝)中周每冊一元二角，外加郵費半年二元六角，全年五元二角，兼訂者同。
- 二、優待中周舊訂戶，註明訂單號碼加訂國風(土報紙本)半年七元，全年十三元。
- 三、集訂以大包寄遞為原則，訂時請指定收件人。
- 四、訂費請寄匯票，向總社訂閱者，並請指定重慶觀音岩郵局兌付。匯兌不通處可以郵票代替，惟以每枚一元以上者為限。

總社：重慶中一路四十九號

分社及航空版發行處：

- 桂林環湖東路十四號本社分社
- 江西贛縣西扶廟十六號本社分社
- 昆明青雲街一六九號本社分社
- 長沙又一村十四號大中出版社
- 永安中正路一〇〇號國風出版社